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29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七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周官又三百六十

長樂陳氏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凡此天數也故曰天之數始於一終天之數得八十一先王之建官外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內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天數故也大玄以一玄象一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家象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

無則制有蓋太玄取諸太極而已故其數如此老子之書終於八十一難經亦止於八十一皆此意與

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焉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從夫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焉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則中下之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故止八十一元士終焉若黃鍾律終於八十一數

馬氏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成數言之蓋百也此唐虞之制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夏殷之官則倍於唐虞之制而鄭氏則以此爲夏制其說蓋誤也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天子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故天子有九卿

山陰陸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虞宜百二十而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舉成數也所謂天子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言其數止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三方三公皆天道者也九州九卿皆地道者也二十七家之與大夫元士皆人道而已矣

盧陵胡氏曰鄭以爲夏制以周官三百六十此百二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則比此官數爲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爲二百則此此官數

爲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不合鄭何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爲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舛戾況又數不合乎可疑也

劉氏孟冶曰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衆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事而有大興作大利害則有卿焉卿馬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任簿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然與明堂位不同者蓋上古之時事簡則官亦簡後世事日益多官日益衆王制雜舉三代之制亦有不同明堂位特舉成數而言之耳不槩見於世也孔子聞郯子之言謂天講義曰官之因革不槩見於世也孔子聞郯子之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荅北宮錡之問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然則此經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略不必

切切然求合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

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耳夏之大國謂公與侯殷周大國並公也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小國者殷位伯夏周同子男也鄭註或者是又爲一說謂畿內之國唯置三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又以見畿

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空是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又冢宰云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石林葉氏曰說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天官知節則令自已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富而後教教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馬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與

長樂陳氏曰方伯之國必立之三監諸侯之卿必命於天子者以其專征於一方知節於一國不可不防之也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則二卿蓋非周制與下言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官則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皆非周制故也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曰有天丁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國高命於天子者也籍談曰鞏伯非命卿也則鞏伯非命於天子者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以其強弱之勢異故也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治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爲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中下也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天子者爲隆受命於其君者爲殺此隆殺之別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各居其上之三分見之盧陵胡氏曰鄭氏謂此皆夏制今案周禮凡三等國卿大夫士之數悉與此同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曾子問亦明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又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伍大夫也則此乃周制鄭氏必以爲夏官何哉

李氏曰周官大宰職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施則于都鄙立其兩參即三也伍即天夫也殷上士也輔庶人在官者也兩貳卿也司馬職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於天子也二卿皆命於其君者畿內之國也蓋六命司官則得以自命卿矣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

國畿內舉公卿以見大夫理或然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蓋魯大國也故得三軍然則春秋何以書作三軍蓋譏其益一大夫也

山陰陸氏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非脫誤著畿內之國二卿爾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蓋言之法多如此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可知一命不言不過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一國之事皆委於諸侯而其卿必命於天子者有微意存焉國有大小而下大夫上士之數皆同何也國雖有大小其六職之屬各有條目而不可闕此大夫與士之數所以同也皐陶謨於有家言三德於有邦言六德於天下言九德是有邦雖殊而用六德之人則一也周官

小國之士不命此於小國亦言上士者雖不命而其等亦有三也

東萊呂氏曰周家封國八百固是小大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總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redacted]如此非一故一於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聖人觀地上有水之象為之非其不得已也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賢建德與之共理其維之有法其御之有道聖人所以與天下為公而非私其力以為己也試觀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外非有輕重而又更出迭入為之諸侯不得以久其權也列國之卿命於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每歲貢士實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內外

相維可見於此矣且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君命之者也夫國之大者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自周之衰上失其柄而權綱不收諸侯擅自廢置無復王制之舊既僭用三卿矣而復制左右以擬三公是實備王官之制也其後齊魯鄭三國皆有三卿攷之周禮大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是雖天子所命之卿而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不請於王者多也惟魯之單伯鄭之祭仲說者以爲命大夫也齊高國管仲所謂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爲天子所命之卿外是私自立者相環也至於晉其僭王制益矣晉爲伯主多置羣官而天子之命卿其名僅存耳卿以下軍將爲名而三軍之制一軍有二卿其將若佐皆卿也卿之戰實備六卿至於司

馬司空及位大夫之列不復卿官矣故魯侯賜服而三命也則晉僭王制而廢命卿豈不大可誅乎命卿不出於王而戰國之世周王乃命韓趙魏三卿爲諸侯然則非晉之壞王制乃天子自壞之也漢初藩國大者其官制至同漢朝亦甚無別然二千石以上漢自爲置而國事皆隸於傅相侯王不得私自置也文帝之世賈誼方憂之曰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各徧置私人誼可謂善識封建者矣當文帝時淮南厲王逐漢所置二千石而請置帝實許之毋乃壞其法乎其後七國之叛衡山淮南之亂大抵皆私自置官也自武帝後得仕京師而諸侯自私其人矣大非古昔天子命諸侯貢士之意也唐藩鎮之亂亦以節度留後皆得以辟置如烏重胤之羅致石温二生董晉之

辟韓退之嚴武之辟杜少陵其賢者既歸之而怙強負固者又得以私姦黨而修怨勢矣國初收藩鎮之權而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雖所以制其財而實察之也其可謂善審天下之勢矣

劉氏孟治曰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國之諸侯其富貴足以埒天子其制度足以擬天子驕奢易萌僭侈易生儻使權柄一出其手則馴致於陵其上者未必皆諸侯之罪亦上之人無有維持之也故京城不度所以啓叔段之不義下堂而見所以見周室之不競故知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理三子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王者之制於大國則必致其詳於小國則必致其略蓋以此也大國二卿若可命矣而必出於天子小國之卿宜出於天子之命矣而聽於君何者蓋小國之勢其權其力可以潛削而黜制之而大國之君則當杜其兆而塞其源也是以五等雖同而大國則一受命於天子也

金華邵氏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則處乎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即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不及下士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每一州三人三八二十四人　崔氏曰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

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嚴陵方氏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爲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爲之止使大夫爲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焉

馬氏曰周官曰天子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又立監所謂三監者是也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八州

八國總而爲二十四人所以佐方伯統領諸侯之治也三監之祿則視諸侯之卿其爵則視次國之君其祿則取之於方伯之地爲方伯之佐也

山陰陸氏曰武王立武庚於邶以管叔蔡叔監之謂三監所謂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也管蔡二人而已則三監蓋不必備然管叔受廓蔡叔受衛所謂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者此之類也周官曰建其牧立其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上公與蓋九命作伯者也知然者以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知之也鄭氏謂二王之後不爲牧不知何所據而言爾

延平周氏曰方伯專征伐者也監以大夫有微意存焉

劉氏彝曰天子之於大國諸侯何其拳拳不釋焉三卿之命諸侯不得而專皆出於天子矣又使其大夫爲三監

監其國蓋天下之患當制其始始之不制終將若何故隄防益密法度愈詳不如是則不足分其權也不惟此也諸侯之征伐固所以捍外患而禦外陵必天子賜之弓矢然後敢征諸侯之生殺固所以助天子之賞善罰惡必天子賜之鈇鉞然後敢殺今也諸侯之貴而大夫有以制之有以見天子之重矣

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黃帝設左右太監則總察天下不過二監耳其所謂二監即唐虞四岳商二伯之任也周太宰之職曰建其牧立其監大槩可見者如此而條畫之詳無所攷先儒以三公之孤四命者當之要亦一人耳大國三卿而其二命於天子故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孤者王朝之所遣工卿則大國之所置而必出於王朝謂之二守亦曰助天子之耳目耳是所以爲三人與若管蔡霍爲三監雖以監殷意其亦仍舊而置耳武庚既誅殷民又遷則無復可監矣然康叔猶以司寇受封而嗣爲是職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又曰自古王若茲監其所從來也蓋古而非今矣司寇王朝之臣也而被命以監臨則爲諸侯之長故黎侯於衛而責其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是時周衰衛弱黎人猶以是望之則此制長存人自不能舉耳推此則爲監者不必專遣大夫諸侯之嘗爲王臣者亦可就兼之諸侯爲監則他國亦必聽命而方伯連率又不必特置與然則邦國之建牧立監政謂在邦國之中爾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外諸侯

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
及外諸侯父死嗣位之事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
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故直云祿也
有罪乃奪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幷一姓妨塞
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
之數言縣內夏法也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
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
服則襲父位故下文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畿內不
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
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
外少事故得世也
嚴陵方氏曰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

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
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
馬氏曰天子之縣內所以待有德也有德者必有以食之
而食之則不可以不繼世而必有世祿之法也外諸侯嗣
也所以報有功可以繼而繼而有世爵之法也天子縣內植舊
德之臣不可繼故尹氏世卿而春秋譏之也外諸侯所以
報有功可以繼唯寓公則不繼世然而天子之縣內而謂
之諸侯祿者蓋天子三公之田則視公侯卿則視伯大夫
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德可以使之出而爲諸侯
若韓宣子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
而爲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曰卿大夫之於采邑猶諸侯之於國故采邑亦

可謂之國上言縣內九十三國是也采邑可以謂之國則卿大夫亦可謂諸侯此言縣內諸侯是也禮卿大夫出封加一等諸侯入臣或降一等鄭武公以伯爵入爲司徒則是七命而降之以六命也命之升降不同以其勢之屈伸異故也世之祿嗣不同以其功之厚薄異故也蓋外則有功之所封不世嗣不足以崇其德內則佐王而已不世祿所以稱其功故外者必嗣不絕功臣之世也內則必祿不棄賢者之後也禮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言國則嗣可知言采則祿而已然卿大夫固有常數而采地固有常地使其身死而繼之不絕何采地之可食耶

李氏曰古者生財有道用財有禮故仕者世祿而有餘也雖然未嘗不教之使盡其材致其美以見於事業唯其有

祿也所以異於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唯其有放黜也所以異於官人以世者也

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以之世祿世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與寰外諸侯異者何哉先王爲官擇人不以私害公功不可忘報故世其祿以報功官不可以非賢故不世其位爲官擇人公卿

大夫選命賢者爲之不以父兄故而私授之也以父兄故而世其官則非公選矣有虞之時嘗延於世所以報功至於鯀鯀興禹亦不以父之惡而廢其賢唯其功而已矣二代之際皆以世祿夏之縣內諸侯不世爵而外諸侯則世爵內諸侯何以不世非賢不任也外諸侯何以世蓋繼世以象賢傳國以報功也殷人貴富說者謂臣能世祿曰富以見殷之大夫亦世祿也自糾官人以世不問賢否皆嗣其位而不易先王之官始壞矣周之興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祿而詩言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忠厚之化雖周王皆世祿也裳裳者華之詩作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世祿亡矣然周之制畿內之地有功者與之不令世有至於畿外之地則容或世嗣矣温畿內之邑也成王嘗以封蘇忿生矣襄王又以賜晉文矣晉復以與狐氏陽氏而後及

卿氏蓋王官之大邑畿內之采地亦不使無功者得以世守也至於諸侯之大夫其有功者得世其祿官有世官則有世族是也無功則奪之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是也若有功則不奪之矣春秋之時卿以世襲不復計功矣然其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侯皆書其名不書其世以其未賜族也自後官不擇人世執其柄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蓋譏世卿也卿既世襲權移於下馴至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漢之封國有山河之世諸王列侯襲父故爵外諸侯得以嗣守而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産子一人爲郎然不以德選至哀帝時始除其令亦謂其官以世不以賢而不得私愛害公選也唐太宗嘗欲功臣並世襲剌史使後嗣長爲藩翰而長孫無忌固辭

而遂止時于志寧亦奏古今異時非久安計馬周論宗室功臣悉藩國世守其政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蘖厲之惡已暴蓋時世異變雖外諸侯亦不可使世其官也天寶以後地分於將領而藩鎮得以世襲遂使自辟其人自強其兵唐卒以此召亡太祖皇帝懲五季之變遂與趙普議削藩鎮之權而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自李彝興馮暉折御卿之外餘皆不使之世襲蓋深識時變者矣

劉氏孟冶曰封土有定法故先王嚴內外之辨本強則國安故先王有祿嗣之別畿內而封諸侯以嗣則天子之公卿大夫何以祿養畿外而不封諸侯則藩宣屏翰焉得其人故內之諸侯則惟食采地外之諸侯則得以世其爵也

武夷胡氏曰隱公三年書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世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氏曰自畿以內皆天子所有也豈人臣之所專凡內之受國者止於食土之毛而已而不得世有其地自畿之外固諸侯所共也豈天子之所私故凡外之受國者非特食其地之所出而又得以世嗣焉其固先王輕其內而重其外哉以爲內之諸侯使之有其地則無以統於一而強天子之勢矣外之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孰能勤於王而相

與以安天下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孔氏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以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卷字周禮及覲禮皆作袞鄭註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曰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此六者皆畫於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六者皆繡於裳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取其神登火於宗彝取其明尊神明也而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故章數耦引周禮司服文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
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引此者證三
公一命衮也然則此經三公一命卷謂周制也周以前則
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
長樂陳氏曰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
蜼彝也粉粟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
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
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
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
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
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
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
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

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
正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觀周禮稱衮冕禮記
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而不言山則升
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
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
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
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鷩冕及
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衮冕雖三公可服非
有加則不賜也凡以有制存焉爾故曰制三公一命卷若
有加則賜也詩言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矣以
八命而加一命則九命矣故曰不過九命不過九命則典
命所謂以九爲節者也不過七命則典命所謂以七爲節

者也不過五命則典命所謂以五爲節者也
馬氏曰加之以卷者言人臣之極也賜可以加而命不可以加周官所謂唯賜無常是也然則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三公亦得以服袞者蓋其服袞則同而其旅數則異也故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
山陰陸氏曰侯伯七命若加一命則爲州牧又加一命則爲州伯牧亦伯也皆九州之長知然者以周官乃施典于邦國曰建其牧立其監而王制云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知之也牧八命也九命則謂之伯伯正名其爲長蓋上公一命卷者也然入天子之國亦曰牧逆二伯也牧八命而冕服七章常七旒猶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毳冕牧雖八命即爲方伯猶賜秬鬯圭瓚九命之賜也故王季子爲州伯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以

謂九命然後錫以圭瓚文侯之命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孔安國謂平王命爲侯伯
李氏曰陽中則動以變故易於震爲龍陰極則靜以止故易於艮爲山龍取其變也山取其止也臣體常者也三公入於王朝則全於臣故服袞冕八章而其章以山爲首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是也君制變者也上公出封於外則全於君故服袞冕九章而其章以龍爲首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三公袞以山擊以辟上公袞以龍擊以圭其義一也卷龍袞也以其能見能躍能飛其伸也其屈也皆不可知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制也於袞而特言之者以衣服制之顯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者以日月爲之運星辰

爲之紀其施於人則仁而已無爲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以象天德也天德者陽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者虎雌鄭氏必有所受之是以知其然以禮謂之毳而鄭氏謂之虎雌者義也雌者智也雌能以尾窒鼻而禦雨患是能達於體用趨時能變此所以爲智也爲虎又象之於宗彝者以其奉宗廟爲大事也其清足以自潔而可薦者藻也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飪者火也米養人者也粉之則其利散而均於養人而已不足以爲道必有以裁制之斧者所以爲裁斷也施裁斷不可以無辨黼者辨物之謂也其位在東北陰陽於是辨焉凡此所以象人德人德陰也故絺繡而在下五帝之德同乎帝則具乎天德故三辰爲上而龍以仁次於山火以明次於藻三王之德應乎人則具乎人德日月星辰旣登於旗則冕服不可不法乎天道故龍以變化不可知而登於山火以明而有功則登於宗彝然則舜之冕服盡於十二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此言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內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而衮冕也蓋三公近於天子而爵位盛大其德無私其仁足以長人而藏於不可知故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如王之服卿在內則六命其出爲侯伯之君則從七命而鷩冕卿雖爵位次於公而爲諸侯伯則其仁亦足以長人以其顯於可知故鷩冕自蜼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內則四命其出爲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大夫雖帥人以智而進退以義故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爲主若大國之卿三

命而已其道苟足以養人則可以輔國故絺冕自紛米以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小國之卿一命而已其德苟足以辨善惡則無枉已而仕故玄冕自黼而下如卿之服凡此諸臣之冕皆純乎臣道則以裳之在下者爲主衣在上所以象乎陽其色用玄玄則赤而兼黑陽以陰雜之也裳在下所以象乎陰其色用纁纁則黃而兼赤陰以陽雜之也玄者北方之屬天道在北則寂然不動而纁者南方之屬地道在南則有爲以與萬物相見形而上者寂然不動而出於無爲故衣用玄所以尊道形而下者有爲與萬物相見而代有終者地道故裳用纁所以下功諸侯有時而在人上則主乎道而體天唯其在內嫌於外逼天子故其命以八以六以四則從陰之數至於在外者有君人之道故其命以九以七以五則從陽之數諸臣無時而不在人下則主乎功而法地唯其法地故在內而言陽數則無嫌於天子在外而言陰數則亦無疑於其君無嫌疑者以其位卑也故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然周官言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與此異同何也蓋古者孤卿大夫雖有常名而其職固有相通者矣以其相通有孤而兼卿大夫爲之者周官詳於其職故舉上以及於下王制略其兼官故舉下而見於上猶之孟子之言卿大夫元士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其制爲略王制則兼三公附庸而言之其制爲詳不害其意同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設官之制其爵以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公袞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冕儀章異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

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衣之服必從其命其命不差則其服不僭先王所以止名分而章服采也故嘗論衣服之制自黃帝堯舜取諸乾坤以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爲上下之服非私自創立之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以下十有二章蓋會天地萬物於一身以照臨百官文采物色靡一不備而皐陶謨所載五服五章以命有德謂之天命自天子十二章至卿大夫之三章其別爲五如天造地設不可紊也公之衮冕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升龍而旒則以九固自有等殺也豈曰公之服與王同而得純用之無所等倫於其間哉自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褅祀用衮冕爲魯禮之常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東遷之始晉武公之大夫請命於周而無衣之詩作

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雖晉侯國豈無七章之衣而固不敢上視侯國庶幾於六命之服而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否也其猶知存王制也其後晉文之伯周之策命爲侯伯而賜之大輅鸞冕之服則是猶出於王命而不輕以禮假人也當魯僖公之時尚存諸侯命有三等之制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蓋子男加二等則服上公衮冕之服是出於上之特恩而諸侯不敢私僭也豈非西周之澤未遠而制度猶未泯乎

三山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爲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繅之

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冕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以九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

而下鷩冕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者繪衮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周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與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鷩之文明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藁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鄭氏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之則疏家

解故後世尊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擬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焉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

講義曰周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氏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然則三公九命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可知矣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鄭云互明之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

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此夏殷制案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

嚴陵方氏曰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則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而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故也典命者諸臣之命又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故此命不及於士焉蓋爵出於命至周始列士於爵故也夫命者禮儀之等數受制於天子之名也以貴賤有常數厚薄有定分猶天命焉是以謂之命也

山陰陸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命數與大國同而典命所謂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是也然則周官子男之卿再命今此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蓋言畿內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李氏曰周官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夫一命士不命其大國所謂諸侯之國而其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與

諶義曰以卿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卿皆有上中下三等之別其大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舉其略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之上卿再命中卿下卿皆一命與上國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不言而喻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爵謂正其秩次祿與之以常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官其人必先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雖考問知其實未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嚴陵方氏曰民之有材猶木之材也欲授之以官可不隨其人材而用之乎然一人之知識固不足以盡其大小之論也可不與衆而公言之乎故必先論之後又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蓋辨之然後定使之者不必官之任官者不止於任事皆重輕之別也此特言民材而已然則進士之賢者焉其言所以不同

馬氏曰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

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元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才足以元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所以官民之材也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至位定然後祿之亦與此同意也周官曰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所謂德者即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言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養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則致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辨之意則同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衆使之出於獨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祿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石林葉氏曰人之材或成其爲賢或成其爲能必論其所長而使之論所長而既別矣入而使之長民而民化出而使之治民而民安則可以任事矣既任事而後爵之以公侯伯子男之位大夫士之位既定而後祿之以百里七十里之田雖然不可不與士共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古之君子審克如此而必與士共之者以士上足以兼大夫而下至國人者也

延平周氏曰使之故任以事爵之故其位定使之則固有稍食而所謂祿之者言采邑也

盧陵胡氏曰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別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公論翕然定矣然後祿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祿者滔滔皆是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愼之也書曰克明德愼罰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不復收錄之以田困之又無賜餘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孔氏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

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與衆棄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逢之於塗不與言放逐棄去不干及以政教之事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鄭引周墨者守門以下明周家畜重合所適之處而居之也引周墨者守門以下明周家畜刑人與夏殷異也

延平周氏曰衆不足以知人可以知人者士而已故爵人則與士共之刑人則與衆棄之孟子言國人殺之而不言國人用之以此

長樂陳氏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廟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者命之於廟可慮之於國人凡此皆周制也

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之所會故言與衆棄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私情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情爾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又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之言而已弗故生者使然爲故弗故生則不使之生之謂也

馬氏曰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人

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爵刑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與衆共之也此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同意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示弗戮也自暴者先王亦從而暴之故不及以政示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之大德而自暴自棄者不足與有爲也不足與有言也李氏曰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蓋撻之將以達之使遵於善書之所以戒之使遠於罪故曰欲並生哉至於流則不欲其生矣故曰示不故生也流止於不故生至於放則棄之而不得以生矣

石林葉氏曰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身親惡也

盧陵胡氏曰必共之者合公議也岳牧咸薦舜是也必與衆者不私殺人也示弗故先儒云不欲其生也夫舜有五流即此屏之四方也舜亦不欲其生乎如使舜不欲其生意在殺之安得爲好生之德哉究經意蓋謂所以困苦之者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

劉氏孟冶曰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天之雨露雷霆也福善禍淫天之賞罰也舉善去凶人君之賞罰也天豈能日求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人君亦豈能一一賞罰天下之善惡哉亦取其尤以示於衆而已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衆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以此見人君之喜怒非一人之私焉刑人者人君所以懲惡衆人

所棄故公家及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之言流放竄逐任其所往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案聘禮記曰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鄭知小聘使大夫也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所制也又案尚書五載一巡守鄭註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虞夏歲朝也其聘問無文可知周禮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各以服數來朝也

長樂陳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其聘於鄰國之禮蓋亦如此故聘亦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亦載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書與周官先言朝而後言巡守朝於京師者也舜典先言巡守而後言朝朝於方岳是也此言一朝而繼之以五年一巡守者則朝於京師明矣五年一巡守者虞夏之制則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亦明矣　又禮書曰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爲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既歲聘矣

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饗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卿爾以其與君爲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其說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弟或稱公子或稱公孫或稱人或不稱氏或不言使其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

嚴陵方氏曰朝必以五年爲節五爲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巡守皆取數以五爲節焉言諸侯五年一朝而繼言天子五年一巡守與周官先言

五服一朝而後言乃時巡同義疏數雖異先後之序一也

聘義言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於天子言一於諸侯則不言者蓋天子則一而已諸侯之衆其相聘不止於一故也巡守四方亦止言一者自天子言之也

馬氏曰唐虞之制則五服以一服侯王而以四服遞年而朝書曰五載一巡守而羣后四朝至於周則六服歲朝各以其服而來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以此推之則五年一朝者疑其殷之制也說者以爲晉文公之制蓋非是也王制者記王者之制而以爲霸者之制可乎

山陰陸氏曰五年一朝謂諸侯既更五年一同至京師所謂大朝會是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春秋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議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歲聘即此所謂小聘間

朝即此所謂大聘或言朝或言聘其實一也再朝而會即五年一朝再會而盟即五年一巡守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脩五禮而巡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既悉則脩法則而巡守歲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歲爲期

臨川王氏曰孔子謂虞夏歲朝以尚書考之恐無此禮此謂五年一朝疑即是方岳之朝也守則朝於方岳之下此謂虞夏之制

盧陵胡氏曰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是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蓋謂殊時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經註及熊說非也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之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爲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況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註誤矣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鄭氏曰天子以海内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
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也柴祭天告至也覲見
也就見老人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
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倭物貴民之志淫邪則所
好者不正同陰律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特一節論王者巡守四岳柴望及絀陟
之事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正謂虞也若夏與殷依鄭志當
六年一巡守也案白虎通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
一歲之律吕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大行人云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故云周十二年也歲二月者皆以夏之
仲月律曆當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
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宗尊也岱

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燔柴以祭上天而後望祀山川覲
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
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註云王巡守至於
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到方岳見諸
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岳於道路有百年者
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下云八
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
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也大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其
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好惡若民志
淫邪則愛好邪僻之物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
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晏晚

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鼓鍾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同也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鄭恐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

中山成氏曰天下廣大四方隱僻南面之君多行威福恐其不奉天子之制度故有巡守亦憂民之至也

長樂陳氏曰巡守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殷言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正特言志淫好辟者以所觀者爲淫辟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上者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下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以孔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所以齊人道也蓋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之於既往定之於將來也言禮樂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間尤在致詳故也　又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

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節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置茆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嚴陵方氏曰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必人人稱職也故五年一巡而省之巡守者巡所守而已蓋諸侯非徒守天子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巡之將以脩其法而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爲法尚未能詳故其脩之宜數也春自東方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巡守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巡守其義亦若是而已岱宗者以其易姓則升此而告代故謂之岱以其爲五嶽之長而衆山之所宗也故稱宗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爲衡西之爲華北之爲恒矣巡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使諸侯知所趨故也柴而望祀山川即詩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是也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老者之言也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之辟民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止以是爲言者蓋觀之所以防其淫辟故也賈即價也工者必須曆以一天下正朝故巡守則考時月焉作曆者不能無贏縮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巡守則必定日焉蓋考

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

馬氏曰蓋先王巡守之所至必以其所至而告天也故柴而境內之山川又不可以不祭故望祀柴者言其達之以煙以其高故也望者非即而祭之以其遠故也陳詩以觀民風視其詩則足以知其風之美惡也若觀唐之風則好儉可知矣若觀陳之風則好淫可知矣賈者物之貴賤厚薄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薄之齊也物之貴賤厚薄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民之所惡則物之貴者賤民之所惡失其實則所志者淫所好者辟由其上之人無其道以禁之也故命市納賈不惟俯有以知民之所好惡而仰有以察諸侯之政也考時月定日者所以示其東作西成之事而恐差其候也雖然曆象日月星辰君職者之事也然而先王巡守必考時月定日者蓋先王歲先頒朔於諸侯使諸侯受而行之巡守而考定之者又慮其得之不詳而候之差也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於律則同之欲其有同而無異也禮樂者先王之所以爲教而以一民心制度衣服者先王之所以爲政而以一民行政教者在上者之所出而諸侯則其法守而已故正之欲其有異而不敢同也

山陰陸氏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祭天而望秩于山川之宗異於郊丘尊而祀之名也故曰於郊也故謂之郊天一而尊故曰宗柴宗在柴上山川卑而衆也故曰望秩秩在望下書於言宗柴故言望秩於言類言禋故言望

而已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告至然後觀諸侯神人之序也觀諸侯然後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既訪時政矣然後觀民風故命陳詩既觀民風矣然後觀民情故命市納賈以觀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則志淫好辟可知矣而復言之者示其尤在所致詳也命典禮以考正之者乃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爲詳正於定爲略

石林葉氏曰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祀於山川告於地也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流民亡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爲未平也曰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

度量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則脩之王制所言治世已乎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考以成之曰無不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革則同而一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

新安朱氏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徧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守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習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永嘉徐氏曰時巡五載一講其諸有虞之制乎有虞之時一歲之間周徧四嶽蓋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徧矣故天子一巡其守也夏暑祁寒南巡北守而不厭其勞矣夫豈不能養尊高拱而坐撫萬方至於終歲勤動者所以省方觀民忘勢盡下廣民隱之未究也虞氏巡守之禮亦簡易而不煩其攷制度有經其行黜陟有方因巡守之歲同其度量協其時月正其日脩其五禮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其攷制度有經如此削其不敬者黜其不孝者不從其流之畔上者討之有功德於民者從而加地進律其行黜陟有方如此然而一歲而徧四嶽王通以爲兵衞寡而征求少斯言得之矣不然不幾於病民力乎至成周之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必十二年而一巡守者六年之間六服畢朝之後而後王乃

時巡一年巡一方也然周時禮制繁重非若有虞之簡易矣文物益備兵衞益多君行師從雖欲盡一歲而徧之有不可得至其攷制度行黜陟亦視虞禮有因革損益矣攷之周官行人自一歲徧存三歲徧頫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脩法則十有二歲而後巡守之禮行焉則所以考制度者與虞異矣考之孟子論三王之地闢者則有慶田野之荒蕪則有責一不朝則黜其爵再則削其地三則六師移之則所以行黜陟與虞異矣自武王定殷之後蓋嘗巡守而告祭焉祀四瀆沈沈矣至成王非無行人摶人之官以巡邦國而周官所載撫萬邦巡侯甸以綏兆民則知聖王勤民切至如此非固曰遊豫而已穆王周行天下轍跡徧於四海而周道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以求比至於先王之觀而晏子

爲言天子適諸侯無非勤民之事豈徒爲是逸豫以亂民哉秦皇登之罘上泰山以刻石頌德舟車所至履危殆者數矣漢武三月之間周行萬八千里十三年之中偏於五嶽四瀆其荒唐益焉

馬長樂劉氏曰就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采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僭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既躬迪之以爲教化又就考之於四方以行糾陟此成湯所以建中於民而

歷年六百也

李氏曰陳詩以觀民之志而曰風者蓋政出於法度者曰月時歲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風出於德性德性有厚薄寬急先王不能一也要之不失法度皆在善矣而其善不同故諸侯之詩無雅而有風詩以觀其志賈以觀其厚有德教則民之志不得以淫故天子有正雅諸侯有正風有善政則民之好惡不得以僻故物之靡者必微害者必亡天子之於諸侯考其政教而已

鄭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徧歷四岳覲諸侯考禮樂制度正朔之外又就見百年者命陳詩以觀民風命納賈以觀好惡凡物之情僞俗之美惡政之善否民之休戚無不知也天子之尊其勤勞如此後世既不能如古之巡守而以州郡之守鄉邑之長爲親民之官漢世猶詔二千石出入阡陌勸農桑致勞來尚有古人之意

劉氏孟治曰古者宣民情以詩自公卿大夫士以至小夫賤隸皆得以陳君臣之失故民有怨乎其上敢言矣而不敢怨怨而不敢叛何者其中之所以蓄忿含怨於詩皆得以備陳矣命掌詩之官陳詩以觀民風則下之情得以上通而上之有過亦可以自知矣納賈如周官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知民情之好惡民心之向背繫焉天子觀此二者既有以自省諸己又有以察乎風俗於此則防民之淫禁民之辟皆可以次第舉矣後世禁民以言而民情壅焉而不通虐焉而無告奪民以利而耕者之不得食寒者之不得衣於是蓄忿俟閒一旦決裂疾視其上而賊其長吏豈獨其民之罪哉下有言而不得上通上有德意志慮而不能下達良由太師司市之官廢而民風好惡天子不得而知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亦悼詩亡之不可復見也王者之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使國家異觀遠近異政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者凡欲其有所統一也況夫律曆之贏縮失其序則時月日律之失其度法度之不正則禮樂制度之失其常故堯之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皆此意也若月令之合諸侯制命百縣爲來歲之受朔日乃飭司服具飭衣裳必循其故皆先聖之不敢忘況當巡守之時其可不揆而正之乎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曰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

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鄭註逆昭穆如魯逆祀躋僖公也釋詁文云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

長樂陳氏曰不敬則無禮矣不孝則不仁矣不從與畔則不道矣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削地而後絀爵絀爵而後流討也削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然後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彖先遏惡而後揚善詩巧言先如怒而後如祉鄉簡不帥教者然後論秀士樂正告不帥教者然後論造士皆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爲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爲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孟子言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者豈非夏殷之制異乎神祇衆矣止以山川爲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爲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又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爲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之祇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敵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爲不從而已所以爲輕重之別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巡守固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爲過哉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也孟子曰入其疆土

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此非進律於有德者乎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者則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猶言法也益以地進以爵竹以法而進之也若子男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九爲節則進之以八則治都鄙而始言祭祀以馭其神經言以此其所以以律言之也

李氏曰周官以八則治都鄙而始言祭祀以馭其神經言五刑之罪而莫大於無親無法次之無上爲後此山川神祇有不舉不足以事神者也宗廟有不順無親者也變禮易樂無法者也革制度衣服無上者也其罪自重而至輕削以地未至於絀以爵絀以爵未至於君流君流未至於君討其法自輕而至重何也蓋罪之重者先王治之於其輕則不使至於重罪之輕者先王待之以重則使不敢犯其輕先王之流不從討不服非忿其無法黜其無上也以無法爲傷民故不得已而流之以無上爲亂民故不得已而討之周官司馬九伐之法則言其詳而其所謂削之者蓋削以地也所謂眚之者蓋絀以爵也杜之者所謂君流也正之者所謂君討也夫不孝不恭不順不服者固不可一日容於盛世而其正之必俟於巡守者蓋見聖人仁於用刑之意故巡守也始於論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至於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而後王乃巡守其有犯王命者是亦不可敎矣先王之政已亡其餘澤已熄鄭人來歸祊而泰山之祀不舉魯躋僖公而宗廟不順杞用夷禮作淫樂而禮樂變易作丘賦聚鷸冠而制度革祭祀不舉而不能削其地宗廟不順而不能絀其爵變

禮易樂而不能流革制度而不能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所述多三代之制以三代方堯舜雖治
天下無異道而教亦有不同者矣是以衣服制度上所以
造治本也敢以其故而專革之是畔其君畔其君則征伐
之有辭矣是故其罪討禮樂自天子出所以飭治具也敢
以禮爲常而變之以樂爲久而易之是不從其君不從其
君則無以別於要荒之遠故其罪流至於宗廟之在其國
以封爵而得立不能祀則不順乎親也故因其爵而絀之
山川之在其地而得爲之主不能舉則不恭其祀也故因
其地而削之絀也削也皆無功德於民其罪雖不均合而
言之皆爲黜幽言也及夫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則所謂
陟明也加地所以爲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爲樂而樂
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

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脩而進之故曰
進律先王一出省方而風俗厚薄周於人諸侯黜陟詳於
上此三代盛時天子視聽不出於旅纊而四海見於一堂
之上者得其操術也
金華應氏曰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舜典所載無甚相遠
也然帝舜之所行者脩五禮輯五瑞復六器上下交際之
儀溫溫乎其可掬也王制之所至則以削絀流討之罰警
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乎其甚
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夫法焉耳
世之淳漓治之繁簡德之盛衰於此可觀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
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孔氏曰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註云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註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註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註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每五年巡守而歸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各用一牛故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又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各用一牛也然則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殷用六周用七也

馬氏曰自五月南巡守至於西巡守禮其禮則同而終之以歸格于祖禰用特者蓋言其巡守歲徧而歸之必告於祖也

李氏曰田僕職曰以田以鄙則王之於都鄙未嘗無巡守而止言四嶽之諸侯者蓋先王之於畿內諸侯也有祭祀以馭其神則山川無不舉祭祀無不順有禮俗以馭其民則禮不得變樂不得易制度衣服不得革矣蓋聖人治之略則考之詳治之詳則考之略所以致四海於一堂之上也

延平周氏曰歸必告於祖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於事神則自奉者了知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祖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鄭氏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鄭註云五德之帝應祭四郊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一總云五德耳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也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

必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是類爲祭名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宜爲祭名大祝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　皇氏曰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

橫渠張氏曰類者與旅相似言既祭東方帝則東方山川百神皆從而望祭所謂類者以一類祭也若非時有事於

一方則止以其方之百神從祭於一方之上帝故亦言類長樂陳氏曰周官大祝大師則先造廟而後宜社大祝則先宜社而後造祖大會同則先造廟而後宜社此先宜社後造禰蓋言軍師之事與然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社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爲主社禰非不可以言類以造宜爲主　又禮書曰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哉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禡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哉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于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

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必於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嚴陵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爲天且以爲降殺之別故也經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宜者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山陰陸氏曰類見曰旅見曰旅類言上帝以爲類而後可出宜言社以爲宜而後可出

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其義有稱於事也造造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九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鄭氏曰事謂征伐柷鼓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案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筒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

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鼓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宗伯註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尚書大傳所謂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賜鉄鉞則謂上公九命者賜鉄鉞然後得專討晉文侯雖受賜弓矢不受鉄鉞不得專殺故執衞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爵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

臨川王氏曰疏言晉文不受鉄鉞不得專殺然鄭國有此大惡雖不受鉄鉞宜亦得討殺之

長樂劉氏曰天子無征伐之事而與諸侯相見弓矢載一朝四時更至也因其朝而較其治否故考禮以觀其用中無過不及也正刑以觀其用法有義不義也一德以觀其所執有中不中也三者皆協於中則不失乎爲邦之道足以尊天子庇萬民矣於是天子賜之樂所以崇其德也諸侯之樂則將之以柷者軒縣之器備則其作也以柷先之伯子男則將之以鼗者軒縣之器不備則其作也以鼗先之必持所先以致天子之命而衆器從焉古之道也長樂陳氏曰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旅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以世而已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書曰睦乃四鄰以蕃王室此之謂也春秋

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蓋本諸此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皆以其所先者將之也下之獻上如此則上之賜下亦如之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是下管合樂則擊柷也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瞽矇掌播鼗者不必擊柷掌凡樂事播鼗擊磬是擊柷者必播鼗播鼗者不必擊柷也傳曰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孝道備者賜之以秬鬯則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天下無異法賜圭瓚然後爲鬯則天下無異禮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天下無異教

山陰陸氏曰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爲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爲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慝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爲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身而化民不齊則疑衆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脩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以柷將之故賜諸侯

堂下之樂以鼗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何也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柷敔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爲卑以鼗將之未必有柷堂上之樂爲尊以柷將之亦必有鼗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賜圭瓚使之得爲鬯也蓋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征

馬氏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爲朝也禮與刑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之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也凡此皆所以尊於天子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爲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記曰獻奠重於祼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鬯至也以鬯爲禮之至也孔子亦曰鬯者敬之至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廢未賜圭瓚則諸侯有所不敢用者璋瓚而已

延平周氏曰考禮正刑言其在外者一德言其在內者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德故其序如此禮非諸侯之所可制者衆矣獨以鬯爲言者僭於祭鬯者九獻之首而芬芗下達於淵泉爲諸侯者其道足以首出於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爲鬯不爾則資鬯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已而有待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正天

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祝嚌皆所以合樂而爲之始也以樂之始者將之則樂之終者從之矣凡欲省而不欲煩故其所將者如此是禮也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弓矢利以用於遠鉞鉞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爲主故賜鉞鉞然後得專殺曾即秬曾也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爲酒曰曾以其至和之氣曾焉故也資言取彼以利此

李氏曰先王之制器無非陰陽之理也凡聲陽也陰陽有時而通因用陰以招陽方者陽之象也柷方而二尺四寸以爲廣三八之數也尺八寸以爲深三六之數也陽成於三而八六少陰老陰之數以陽之成必陰所以合樂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鄭氏曰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此是殷制故鄭氏引書傳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聘禮註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知者以書序君陳分正東郊註云東郊周之近郊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

郊半遠郊則知諸侯亦然鄭知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鄭註云明和天下者謂使天下之人習學於此悉皆明達諧和也類是分判之意故爲班案詩註云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註又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註不同者此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也

橫渠張氏曰此小學是教國子冑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冑子俊造所居但國之設學校必欲均故於四郊爲之立學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遠郊近郊必各有學但以井邑多少地里近遠而設必處其均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郊學雖非俊造國冑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辟廱周天子之學也類宮周諸侯之學也辟廱之制必是水中心爲辟廱環水之外四面者四學也故言東序西序辟廱最尊處中必禮先聖先師於其間故言臨廱拜老漢禮猶然周以前四學之內無水亦必無辟廱歷代或尚左或尚右置瞽於其間則謂之瞽宗說禮者見類宮周學也遂以爲天子之學此又錯亂也

長樂劉氏曰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則其所有之民未始不教之以五品之道故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唐虞尚之矣奚俟於天子之命哉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國以登其鄉之

賢能養而成之薦之於王以爲士大夫也此所謂天子命之教者乎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達之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之觀也頖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上帝則於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餘見後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說禮書

嚴陵方氏曰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埽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爲制也非特諸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即文明之方故也然以虞殷之制言之則如此或謂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內以及外理或然也以夏周之制言之則如此謂之大學小學則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頖宮則天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以義言之辟主法言其立於禮廱

王和言其成於樂天子之爲學所以教天下者如斯而已諸侯之爲學亦莫不以禮樂教之然其爲教也視天子爲未全故以類言之曰宮則以有堂室奧阼處學者故也言諸侯之處學者如此則天子可知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大學蓋在郊矣先儒謂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則學非一處也以予考之虎門之側正在王宮南之左其小學與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廱然則明堂在國之南大學又在明堂外與靈臺同處蓋相望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則小學在國中爲宜故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在東郊西郊又非此學也經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案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合而養之又在東序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　又新書曰五帝大學謂之成均三王大學謂之辟廱經天子曰辟廱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是也蓋以天道設教者五帝也故大學曰成均以人道設教者三王也故大學曰辟廱天任道故於學言成人任法故於學言辟天任理故於學言均人任情故於學言廱也然五帝三代又各以所尚爲大學之別名虞氏尚孝故云米廩夏后氏尚功故謂之序殷人尚聲故謂之瞽宗至周人則其文備矣故兼四代之學而言之天子謂之辟廱諸侯謂之類宮不別名者以示與三代共之也故詩曰鎬京辟廱而明堂位曰類宮周學也天子之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故下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詩之泮水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邁則泮宮在郊明矣天子之大學在國者言流化欲自內出以及於諸侯諸侯之大學在郊者言流化欲自外入以接於天子也此說天子大學與前抵牾與陳氏方氏合

臨川王氏曰古之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以道也士之奔走揖遜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俱有以異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懼而愧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遺俗咏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又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教然後爲學者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教然後爲學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謂命之教矣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鄭氏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

成於學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爲國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爲釋詩然類不皆爲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肆師註云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也受命於祖謂出時不敢自專有所稟承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即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據告行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却本初時受命受成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於學也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於學以訊馘告先聖先師也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耳者釋菜奠幣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云釋菜鄭註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者既興器用幣註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菜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幣帛無用菜之文也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獻俘馘之禮也是牲牢幣帛皆有之註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也又禮先師不云祭則似但有菜幣未必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釋奠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執訊獲醜小雅出車篇在類獻馘魯頌泮水篇

長樂陳氏曰造乎禰則造於祖可知受命於祖則用命於社可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禡先後之次受命受成尊卑之次訊者問以言馘者截其耳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成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威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此僖公所以在類獻馘而國人須其允文允武也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以其因言辟廱類宮之事故特稱告學而已

又曰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類宜造解見前

嚴陵方氏曰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前於天子將出亦以出言之自禡於所征之地而下則惟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夫天子出其禮如此則萬乘之尊一人之貴不可輕舉妄動故也禡必於所征之地者以見其臨事而懼也生致之而可以問其罪曰訊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馘所以告成功也禮先聖先師而以成功告之則以功成乎材而材成乎學故也

延平周氏曰受命非不於禰也以稟於尊者爲主受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衆者爲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者爲主

馬氏曰既曰造乎禰又曰受命於祖何也蓋天子之出征必先造乎禰而後受命於祖者示其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受成於學者受成謀於學也資之於學然後行則所謀必

當所出必有功有功則不可以不報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此所以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於上帝爲類則於禰雖直前可也不言祖以此該之有所告而之焉謂之造於其所征罵焉謂之禡罵若武成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殷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之類

臨川王氏曰受命於祖此即載主而受命用命賞于祖是也上已造乎禰疏云即是造禰非也

李氏曰師出則受命於祖遂奉命以出曰用命賞于祖是也師還則受成於學詩曰矯矯虎臣在類獻馘是也雖然先王之所謂成者非特克敵而後謂之成也六月之詩言北伐亦曰既成我服此所謂成者武之成而已訊辭之末從者也蓋小人之智不足以知君子馘斷其耳以其無聞

也先王之執有罪以其無聞無知而已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賓客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

孔氏曰自此至覆巢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鰥其夏名故夏不田鄭此註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周禮春曰蒐以下大司馬職文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下乾豆三事爲田也然當以此經註爲正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爲賓

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案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汙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義田不以禮殺傷過多暴害天所生物以禮田則下文是也

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有三禮故謂之三田則猶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於無事之時則異夫好田獵畢弋不脩民事與喪蒐者也乾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賓客賓客而後充庖此頤卦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意也祭祀賓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周官大宰之九式先祭祀賓客之式而後

羞服内饗先祭祀燕飲之割享而後羞膳羹人臨人先祭祀賓客之薦羞而後内羞鹽人先祭祀賓客之鹽而後王之飴鹽是亦先所養而後自養之意也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亦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則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爲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所謂三田如是而已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故其序如此周官祭祀賓客羞服之式其序其義與此合所謂乾豆者何也上言乾則知豆之實爲醢下言

豆則知乾之用爲籩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上言籩人以見醢人所掌者爲豆下言醢人以見籩人所實者爲乾王制言豆而不言籩周官言籩而不言豆亦互相備也且籩之爲器編竹爲之所宜者乾物故四籩之實皆脯鱐乾簎之類豆之爲器刻木爲之所宜者濇物故四豆之實皆菹醢醯醢之類祭祀之物不止於籩豆之實而此止以是爲言者蓋田之所共者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共之而已

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故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蓋田者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爲上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諸侯闕一時田春蒐則不苗苗則不獮獮則不狩狩則不蒐春秋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講義曰田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唯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斯爲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氏曰合圍掩羣爲盡物也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逐之車

孔氏曰綏是登車之索緌是旌旗名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註云有虞氏當言緌是旌旗無旒者周

謂之大麛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麛秋冬用大常弊謂作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也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註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名不同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放火焚萊而後止夏車弊註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秋羅弊註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冬徒弊註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是四時不同也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謂冬獵時然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不合耳若諸侯唯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比諸侯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

嚴陵方氏曰合圍謂合藪澤而圍之也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別也亦見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解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者田車之有綏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逆也下綏則示其不復有升降之節也止佐車則示其不復爲驅逆之備也既殺而獲禽獸則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逆之備而田之有節固可見矣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

大夫又所以爲重輕之別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大司馬之車弊亦若是已言百姓而不及士者以士之卑與百姓不必爲先後之序故也既曰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馬氏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曰不掩羣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曲禮者周制也其禮則致詳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則知天子得圍澤也言大夫不掩羣則知諸侯得掩羣也殷之制則致寬故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

山陰陸氏曰此正田獵之時也即春田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羣且天子言合圍不言圍澤大天子也車所乘也貶於下綏鄭氏謂佐車驅逆之車佐車有非驅逆之車故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謂之驅逆驅而逆我然後殺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盧陵胡氏曰綏登車索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下謂執綏不抗而弛綏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謂不下也此云綏故下云止佐車皆一類也

鄭云綏作緌有虞氏之旌也案明堂位夏后氏之緌故鄭引之彼論旌旗以綏爲緌可也此論獵止弛綏及止佐車皆是車一類不必易爲緌也鄭多改經文非也鄭又謂下爲弊云弊仆於地也案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謂田罷致禽於旌旗也植立也田罷當立旗豈有弊仆於地之理又可見綏非緌也先儒云此冬獵之時也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故秋冬田皆用綏異於周春夏田用緌也且鄭

既以緩爲有虞氏之旗則夏殷周安得用之今云夏殷秋冬用緩周春夏用緩又明此大綏小綏非緩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罶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

孔氏曰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謂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也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豺祭獸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有漸月令季夏

豺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註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草木零落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時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時也十月則得火田矣故羅氏蜡則作羅襦註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不麛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夭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天鳥翼穀卵是春尤甚此註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天天與麛相連故鄭云火長曰天

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德正於內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順鍾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浹於人心則動用不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使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孏矣

延平周氏曰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麛不卵而下主言春夏若獺祭魚者莫非感陰氣之肅殺若麛與卵者莫非感陽氣之發生先王輔相天地而育萬物有道也

嚴陵方氏曰獺祭魚蓋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蓋季秋之月也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爲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

禹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爲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爲陰中獸於是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之制異耳麛卵已見曲禮士不取麛卵解然經言秋宜犢麛又言韭以卵則麛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孚乳而又惡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

山陰陸氏曰不直言入澤梁者雖入猶有紀極獺祭魚十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爲鷹八月也舉其重者於其舉重淺言殺物君子之詞也退草木在下賤之也其直言入山林亦以此爾雅曰火蟲爲狩即此所謂火田然則季春出火

爲焚也爲耕而焚非爲獵而焚也即經應焚顧問昆蟲蟄否是之謂不知務麛尚迷卵尚暗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孩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不嫌也據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言胎在夭上言卵在麛下閔胎卵也一則在上一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不麛不卵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殀夭亦不可雖不殀夭覆巢亦不可長樂陳氏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菌草以田𠀤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與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仿

鄭氏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大豐耗謂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祭則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孔氏曰自此至以樂一節論家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用地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小年耗則制用少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

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鄭註出謂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知祭用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圍之仂捎其藪彼註仂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則國祭所用亦十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也崔氏曰通三十年當有十年之蓄下云有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唯有九年之蓄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以前天下無兵也莫非卒伍其民以爲軍師以守邦土是以欲固其國者先保其民什一之法行則其民有以自養也水溢凶旱頻年荐至民闕其食則國有九年之蓄所以保民而固國也用地小大者欲知萬民多寡之實也視年之豐耗者以裁國家費用之宜也通以三十年所入之數則豐耗在其中矣即其通數以爲禮制則三十年之內雖有凶災保育其民者也

蓄在外所以防大凶災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存乎嚴陵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存乎冢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少之數也然國之用資於財財之成繫乎歲歲之功見乎末故制國用多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之功見乎末猶木實成乎杪五穀即黍稷菽麥稻也先後固不齊矣故必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歲之杪則五穀皆入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貨之用制

之者以五穀爲之主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而所出之物多則由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乎年之耗故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年之豐耗將以制國用故也耗減也上曰歲下曰年者歲之抄主時言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故也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則不必期也亦見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之豐耗以爲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爲期者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於歲之抄此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爲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抄而已量入以爲出者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也

馬氏曰冢宰者以位言之則執於六卿之上故謂之冢宰者以言其高之極也以職言之則主天下之事故謂之宰

宰者以言其主也蓋歲之抄者萬物以成方此之時而九賦皆入焉故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也國之用則在於財而財之所出則在於地地之所生則本於天時地之所出有多寡而天時之所成亦有多寡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以爲常也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而以爲變也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喪祭居其二焉故王制止言喪祭者舉其重者而言之也喪則用三年之仂祭則用數之仂何也蓋祭則有常典而喪者出於非常之變也出於非常之變故喪三年則不祭非特哀有所隆而祭有所不暇也抑亦見財費之不可無節國之用非止於喪祭而以喪祭爲重

山陰陸氏曰詞間容之有不必也冢宰制歲之用以其餘歸於此謂之仂仂若卦之仂

四明沈氏曰古之理財者論天而不論人圖遠而不圖近今之理財者立爲一定之法而不計天時之如何以無常之天時而應有常之供賦民何得不窮哉圖於目前不暇給之計而不計後日水旱之如何以不可測之水旱而處以苟簡倉卒之調度國何得不困哉此冢宰所以待歲之杪而始制國用而不敢立爲一定之法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而不敢止爲目前之計也

講義曰用地大小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見故可以觀年之豐耗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之制國用不爲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變者故爲法也必於歲之杪蓋歲杪則五穀皆入可以視其所入而爲所出也又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之蓄然後計見在之數以爲用度之法豐不使之有餘耗不使之不足昌嘗有定法哉如此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飢餓者此也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敢略於神也喪用三年之仂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略乎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鄭氏曰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喪大事故用三歲之仂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仂也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

日舉以樂侑食

孔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杜預註春秋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則同於吉與三年不祭違者禮記後儒所作不與春秋同也物被殘暴則虛耗故鄭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云猶饒也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泛溢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

時給用也

河南程氏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昔者　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橫渠張氏曰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是未葬未葬則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禮有緦不祭之文方祭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

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服

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

新安朱氏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

以衰服特祀於凡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不可　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其禮甚簡以墨衰行事山陰陸氏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是之謂越紼若五祀蓋亦不廢不足則取之或暴用之不竭浩也國非其國言如此國非人之國矣

長樂劉氏曰以三年之仂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嚴陵方氏曰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蓋扐者指間也揲著而四分之奇則歸之於

指間故也此所謂仂亦四分之一爾數之仂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仂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仂喪之用疏而多故用三年之仂亦各稱其宜而已喪三年不祭則不以吉事干凶禮也唯祭天地社稷則不以所親廢所尊也

馬氏曰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凶年則用凶年之仂豐年之上下也預備不虞者於仂之內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也儉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

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說者以爲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食日舉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李氏曰魯莊公冬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傳曰古者稅十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明王制民之産業上地食九人而準之以七人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夫欲九年之蓄而以三十年之耕常以其有餘計之此補不足之道也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謂是與故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先王之治田

蕩之以溝均之以遂足以禦凶旱舍之以列寫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恃九年之蓄者待天災之盡也先王備水旱者具矣而猶有水旱之患蓋天時不可知雖先王之備法有所不免也民有菜色可謂民可以食鮮可以飽之時也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羙蓄積之多也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上

長樂陳氏曰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脩以備樂可知豈非

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始食皆令奏鍾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間歟樂書

金華應氏曰此言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蓋雖一飯之頃而不忘乎民也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孔氏曰自此至不祭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鄭引春秋傳隱元年左傳文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也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此總云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云踰月耳其殯日之義已具上曲禮疏

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小大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者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侯三日是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罔有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爲位服於其國而遣卿以會葬同軌之內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所以極四海之哀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爲賓也同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爲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山陰陸氏曰雖同是三日三月大夫數來日士庶人數往日也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鄭氏曰縣封當爲縣窆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不樹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孔氏曰鄭知封當爲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窆謂下棺士雖無碑猶有二繂庶人賤唯縣繩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爲雨止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許慎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此等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鄭引周禮是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也彼註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鄭註貳之言二上貳是副二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也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

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也而鄭云眞祭之牲器云眞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眞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虞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眞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鄭云眞者自吉祭之眞耳

嚴陵方氏曰封之名雖一然肴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禮器多借卷字有卷龍飾故也徧多借辨字徧而後能辨故也釋多借魯字窆多借封字釋之則舍窆之則封故也然則凡字雖備蓋亦有義焉言達於庶人不言自天子達異於三年之喪也三年之喪不言庶人不嫌

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爲雨止以其有遲無遏也喪不貳事以其不可奪親也魯葬定公與敬贏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爲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爲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祭雖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又

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而其尸服則以士服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臨川王氏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爲句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謂棺槨衣衾之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鄭氏曰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大祖謂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大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適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鄭註知七廟唯周者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爲說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諸侯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鄭註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

者之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大夫之大祖則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鄭引大傳證此大祖是別子也鄭註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遠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一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此三事皆始爵者又鄭荅趙商云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

大祖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卿即大夫總號也案祭法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鄭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鄭又知諸侯中士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河南程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則猶知祖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橫渠張氏曰七廟之祖聚於大祖者此蓋有深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出之因是而祧用意宛轉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大祖若大夫安得大祖廟數以親數又況祖祭自有宗子此言蓋爲世祿之家發之也嚴陵方氏曰天子廟七即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故也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又無廟故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故也庶人則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大祖之廟創業之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爲六者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緦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絕故止於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三廟合於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禮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有祧說者以爲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明甚鄭氏獨以爲周制而爲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蓋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總數也自考差而上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高祖止矣高祖而上不可考曰祖

考廟者大祖廟也故謂之祧稱二祧焉合而言之爲七廟分而言之則廟有五而祧有二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餘見祭法

長樂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禋於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祭於寢而已　又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

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大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而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孔氏疏諸侯五廟謂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五廟無是理也又鄭荅趙商謂五廟爲殷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周制別子

爲大祖若非諸侯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矣　又曰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卒哭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邪則毀昭廟始死者穆邪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亟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於文王廟昭在武王

山陰陸氏曰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率親等而上之者也即言士二廟亦何嫌於降殺以兩不及也　又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

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張璪何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常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以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　又曰大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大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廟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爲昭昭王仍爲穆即是觀之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爲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大伯虞仲管蔡郕霍於周爲昭虢仲虢叔邘晉應韓於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武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放先儒遠

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廟常爲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爲壇爲墠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其亦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位亦卑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爲不然蓋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

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大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自大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也說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宜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爲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爲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曰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此言祖孫可以並今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理亦已惑矣玉藻曰適子冠於作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筮宅祔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祔祭之法也然則孫從王父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敘豈所謂不失其倫者邪

何氏洵直曰案古者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而不以子代父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孫為昭曾孫為穆玄孫昴孫復為昭來孫仍孫復為穆謂之昭穆通於存亡居昭位者不可遷於穆行居穆行者不可入於昭位本之於經質之於傳驗之以先儒之說根據盤互枝連葉貫論議符合如出一人請得條別而陳之夫禮常以孫從王父何哉以世次言之則昭穆偶爾相值故學者以為祖孫同班又曰於義一體以禮趣求之蓋數始於一立於二成於三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人之族屬至於三則備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氏以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先王於此別恩義等親疏而服制皆起於是焉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以氏族言之則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是以禮有三

本而先祖爲類之本此孫從王父之義也何謂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曰春秋書高寢路寢小寢何休曰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寢孫從王父母疏義謂孫死亦從王父母是殯於其宮之西序矣殷則殯於祖廟之兩楹間設朝而殯於祖是也及冢人辨其兆域則以昭穆爲左右至卒哭明日又各從其昭穆祔於祖父女子則祔皇祖姑婦則祔皇祖姑故曰以其班祔以士大夫爲言若祖爵尊則祔於諸祖父爲士大夫者若無可以祔或王父母在則越曾祖一世當爲壇而祔高祖若又無可以祔則越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記所謂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其昭穆者也以諸侯五廟爲言祔祭既畢則主復於殯宮之寢如既祫主還其廟然也練而后遷廟於是以始祔之孫入王父廟以王父入高祖廟以高祖之主藏於大祖廟春秋穀

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孔穎達曰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以其高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祔入高祖廟其新神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遷廟以孫代王父取其昭穆相當所以壞祖與高祖廟而不毀曾祖廟爾前漢劉歆之論最博而篤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今之說者曰祔廟與遷廟異是不然也至祥禫既終而合食於祖則室中之位大祖西方東向大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大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差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下達於禰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王肅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曰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是也雖祭殤與無後亦以孫從王父記曰從祖祔食蓋曰自

祭於殤在於父廟祭無後兄弟當就祖廟祭無後諸父當於曾祖廟各從其班也祭成人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皆衣其祖之遺衣服而坐於祖主之左然於祭者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故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子不可以爲父尸以其異昭穆而祖孫則同耳祭統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謂同宗人皆來助祭也又曰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賈公彥曰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父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中各以年長者在上幼者居下故云齒也夫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爲尸及踢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義據明白有如日星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其意以爲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殊不知廟次與世次一也廟次雖遷唯昭穆之班一定不移祖以傳孫孫以傳子縱歷百世其當爲昭當爲穆者未之有改也如武王之時廟次以文王爲穆至襄王之世凡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八國文王之子文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爲穆故謂其子云文之昭也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爲昭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爲昭則謂其子曰武之穆也至於宮之奇謂大伯虞仲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與此同意夫文王大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曰武王之穆大王之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昭曰文王之昭之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爲定班而

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書曰七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書言世而禮言昭穆則世與昭穆無不同之理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爲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繫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凡筵表著之位自其譜諜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經傳之言既然矣觀先儒之論則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杜預曰穆生昭昭生穆漢帝詔曰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爲義一體顏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

鄭氏曰周以文武爲二祧藏遷主文爲穆祧爲昭主武爲昭祧爲穆主此先儒論昭穆一定不易皆與經合但祭法遠廟爲祧而鄭氏以文武爲之蓋非是也說者曰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必如此言則世次廟次常以子代父古無此理又曰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臣謂此非禮意何者葬與祔祫皆以孫從王父其無祖可祔者必中一以上祔於高祖論其爲尸則抱孫不抱子是昭自昭班穆自穆班故曰孫與祖同若謂祖遷於上則孫與玄孫皆次之昔以爲穆今復爲昭昔以爲昭今更爲穆以葬位祔位祫位尸位觀之皆顛倒失序是徒知有昭穆之名不知有昭穆之班何所謂孫與祖同故曰此非禮意竊嘗以爲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據迭毀爲言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此據
定體爲言也迭毀者言乎其動也言乎其動則云三昭三
穆而孫代王父之意寓於其中矣定體者言乎其常也言
乎其常則云考與王考至於遠廟去壇而墠遷祖遞位之
義亦不外是矣祔與遷廟雖非一時然均名昭穆豈有二
位祔則孫從王父合食遷則孫常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
襲其奧如劉歆王肅之論是也既生居王父之寢沒則殯
於其宮之西序葬與祔祫俱從祖列至其爲尸亦襲祖之
遺衣服而坐於其主之左助祭賜爵各以昭穆序以受氏
命族又以王父之序是無所不用其班何獨遷廟則以子
代父而亂其班乎說者又引適子冠於阼爲證蓋亦不類
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明其代父傳重其堂祖統昭穆
相代也

又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
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
三謂之祖則一而大以昭穆媲焉則二而小一而大者無
對故其位居中而不以昭穆居之且世世不毀二而小者
有對故斷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至親盡則迭遷后
稷爲周祖其子不窋曰昭其孫鞠陶曰穆周公爲魯祖其
子伯禽曰昭其孫考公曰穆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者
天也昭居左爲陽穆居右爲陰以三昭三穆言之則一爲
昭二爲穆二爲昭四爲穆五爲昭六爲穆一三五者陽奇
之數也二四六者陰耦之數也自一世推而至百世皆然
昭者有昭班與陽奇同類穆者有穆班與陰耦同類則爲安也昭之
與祔祫必以孫從王父蓋神得同班同類則爲安也昭之
王父以昭孫爲尸穆之王父以穆孫爲尸蓋神得同類則

憑依之也夫奇耦爲定數左右爲定位昭穆爲定班若曰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猶陽奇有時爲耦陰耦有時爲奇班類顛錯尊卑失序矣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是葬位有昭穆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位有昭穆大祫室中大祖東向昭南面穆北面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是祫位有昭穆孫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是尸位有昭穆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大夫三廟一昭一穆是廟位有昭穆葬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祔可知也祫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尸可知也尸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廟可知也葬位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五者均謂之昭穆豈有二義哉在葬位爲昭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爲昭在葬位爲穆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爲穆今之說者曰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爲穆對子則爲昭故有在廟位爲昭而於祔位祫位爲穆在廟位爲穆而於祔位祫位爲昭失禮意矣王季之時以大王爲穆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號仲號叔者王季之子大王於廟次世次爲穆故謂其子爲昭王季於廟次世次爲昭故謂其子爲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爲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爲昭至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冨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侯儒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遠魯

定公四年衛大夫祝鮀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繇此論之昭常爲昭穆雖百世無易也始祖之位定則昭穆從而正始祖之位不定則昭穆從而不正漢以大上廟主瘞於陵園而悼皇考序於昭穆是高皇帝以有功加其父史皇孫以旁支干大統有以知漢之昭穆不正也唐以景皇帝爲大祖而上有獻懿二祖貞元中用陳京議遷獻懿於別廟而景皇帝正東向之位有以知唐之昭穆不正也漢唐猶然又況晉隋五代之末造乎祖位定而昭穆正者殷周與本朝是也

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武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大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故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乎

新安朱氏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或問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

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卑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固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

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

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柰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司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

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大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闔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仲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言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或謂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又云大夫自無大祖荅曰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李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大祖或云此春秋時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荅曰非獨春秋時如詩中說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爲大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知周公之後伯禽

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語録 又曰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大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又曰孫毓云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不博

禮記集説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